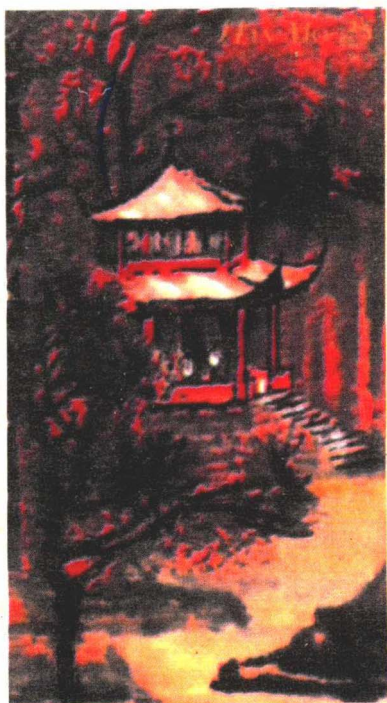


主编 / 季羨林

寻瀑

从维熙

●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寻 瀑

从维熙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羨林, 谷向阳主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3.3

ISBN 7-80606-247-5

I. 20… II. ①季…②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28483 号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寻 爆 从维熙 著

责任编辑: 王保华

封面设计: 龙震海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 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 100 册

定价: 998.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作者小传

【从维熙】（1933～）小说家。河北玉田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后当过教师和记者。1985年后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1979年后创作了《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等作品，开创了“文革”后的“大墙文学”创作。早期作品师法孙犁，追求诗情画意；后期作品以描写劳改生活著称，熔严酷的生活真实与灼热的浪漫主义气息于一炉。主要作品还有小说集《洁白的睡莲花》、《燃烧的记忆》、《驿路折花》，长篇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断桥》，回忆录《走向混沌》及散文集《春天织梦》、《穿越梦境》等。

目 录

作者小传	(1)
寻瀑	(1)
美容的阴阳学	(6)
误入“恋爱角”	(8)
童舟	(15)
我的“两个朋友”	(27)
母亲的鼾歌	(32)
梦回故园	(41)
梦魇	(46)
我们等待月残	(50)
海中听海	(57)
观“鸡”二题	(61)
长白天池行	(68)
巴黎朝圣	(75)
异国乡音	(85)
读人	(93)
读己	(96)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春天的眷恋	(99)
大山与小溪的对话	(109)
梦析	(112)
“死不了”的奉献	(113)
罗丹如是说	(117)
火与冰	(123)
觅	(132)

EST

朱子

寻 瀑

——寻找阳刚

文友们都有登山的雅兴，去大山的头冠索秘去了，空山幽谷中，留下了孤零零的我。

是不是我不爱山而偏爱水？述说不清自己心中的经纬。反正我已然不止一次地在大山前停步，享受这种孤独的恬静之乐了。前几年，我和贤亮、骥才、湛容、铁凝、张宇’（似还有美籍华裔作家陈若曦），放排武夷山下的九曲溪后，他们要去登攀武夷绝顶，我说：我在山下这块草坪上等你们。

这次我停步的峡谷，是浙南恬苍山的一条支脉。大约在数百万年或数亿年前，地壳——这个诞生一切并毁灭一切的圣母，历经阵痛、痉挛、喘息和喷血，造就了眼前这一座座奇伟挺拔的岩峰，它们凹凸陡峭得很像一块奇形怪状的生姜，文友们奔向了“凸”，我则留在了“凹”；他们去品味山的阳刚之美，我在谷中独享阴柔之静……

导游曾动员我说：徐霞客的一双烂履，爬过这岩。传说大诗人苏东坡和谢灵运，也曾涉足此山；你舍此机缘，实在挺可惜的。我只是摇摇头，这并不表示我对大

旅行家和诗圣们的不敬，意在说明一点：我不喜欢登山。

细品起来，“不喜欢”三个字也并不确切。我既爱山，又爱水，只是在山和水之间，对山的记忆比对水的记忆要深邃得多。发配塞外时，我每天要爬山进洞，去开采铁矿矿石；后来风吹蒲公英似的把我飘向山西，我每天要爬一座海拔 1700 米的高山，从山腰进洞，去开采给人类以火的乌金；褐铁矿石是红色的，煤炭是墨色的；红色和黑色的矿粉，通过呼吸道，至今沉淀于我肺叶之中。大概这些对山的记忆，在我大脑皮层产生了条件反射，才使我望山怯步，而独自留守在这空山峡谷吧！

是吗？

山麓上文友们的足音，已渐渐远去，最后消失在一片冥冥的寂静之中。天很蓝很蓝，间或有一缕白云，像篷白帆在天海飘过；我是河谷中的帆，我和它都在无意识地飘逸，没有一个明确的抛锚港湾。云在天之涯，我在地之角，彼此相望，各自享受着无拘无束的潇洒。抬头再看，云的帆篷不见了，它消失得太快太快，匆匆地走完了它的生命；而我却存在着，脚下硌脚的鹅卵石告诉我，我走在河谷。

天空没有一声鸟鸣，甚至没有一只鹰鹞的形影。我踽踽而行在大山峡谷之中，只有一条潺潺而流的小溪伴我而行。河谷很宽，我惊异地发现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大山之谷，是鹅卵石铺就的，它不是山的子孙，而属于水的后代。我想，在数百万年或者数亿年之前，当地壳震颤，喷起冲天的火焰，而后冷却成一块块岩石时，它们的形状一定像山

一样有棱有角，充满大山的阳刚之气；但是河水以其阴柔之情，不断对这些奇形怪状的山石，进行抚摩、冲刷……英雄难过美人关，使其在我脚下，变成了一块块圆规划出来的圆。放眼河谷，这些鹅卵石尽管有褐红、墨紫、米黄、银白……肤色千差百异，但这些石头都圆头圆脑，成了一个没了棱角的圆周世界。这些圆周，是任何艺匠雕饰不出来的，也非万能上帝之所及，而充满柔情之潺潺流水，却具有如此这般的奇绩功力。

走累了，在河谷闲坐，屁股告诉我，我坐着这块大石头也是圆的。暗自赞美阴柔之情创造一切的同时，不禁为阳刚之萎而唏嘘悲叹！看周围巍峨的群山，山峦如剑似戟，颇有割九天为地阁的虎威；再看眼前挺拔直立的蘑菇形石柱，俨然一副远祖生殖崇拜时期男性图腾的架势。走到近前，仔细看看我的男性“同类”，却发现它徒具阳刚之外表，历经风云雷电的岁月蛀蚀，图腾的龟头已然层层剥落，包皮部位坑坑洼洼——阴盛阳衰，怕不仅仅是自然景观，怕也悄然地走进了黄土地的门坎吧？！

女子游泳队，女子举重队，女子足球队，女子滑冰队，女子……她们常与金杯为伍；而那些在绿茵上屡战屡败的男足、男排、男子击剑、男子……

中国天安门城头，曾镶嵌过阳刚之美的惊世年轮：

毛泽东。

彭德怀。

邓小平。

陈 毅。

胡耀邦。

.....

由于他们的诞生，曾使世界失重。难道真要几百年才能出现一位精美绝伦的天才？尔今如剑如戟的大山依在，该由哪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七尺男儿，去一领民族阳刚的风骚呢？！

山不作答。

水不作答。

古老的河谷，肃穆无声地倾听着一个男人的独吟。

耳畔若有一丝柔弱的回声，寻声前进，我看见河谷横卧着一架残破的浇田用的水车。那儿原本是个深潭，尔今由于水浅，水车的残片已然扬不上一捧水花，木制的板片，在东西南北风中都能空转——这是它随风发出来的音响。

屏气细听，苦涩心田似又流进甘甜——我仿佛在天地之间听到了隐约的雷声。举头望天，天空依然湛蓝如初，没有云影，哪儿会有雷鸣？听来听去，我终于分辨出来，那是李白诗中“白发三千丈”发出的幽谷雷鸣，那是“银练从天落”唱出的生命的欢悦——碎玉成珠，那是从百丈崖顶飞身直下的瀑布！

我再次寻声而去。

带着喜悦。

带着希望。

带着寻找阳刚的憧憬。

带着如诗如梦的向往。

美容的阴阳学

古代第一个用花形容美女的文人，在文学史上虽无从考据，但可以断定的是，此公定是个天才。

世界上有多少类型的花儿，就有多少类型的美女。春兰秋菊，玫瑰牡丹，郁金香野百合，紫罗兰红山茶……她们都向男人世界，展示着各自独特的斑斓，独特的绰姿，独特的魅力，独特的风韵。

鲁迅先生曾说过“文无定式”，如果将此话移情至美学范畴，美的包容量亦无栏栅，它像大自然的花卉海洋一样，千姿百态，无岸无崖。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对东方文化的无情雕塑，使美的内涵，美的偶像变得简略而单一，提及美女言必杨玉环、赵飞燕、西施……只要看一看古代存留下的仕女图，人们就对我们祖宗的人体美学取向一目了然了。

至于男性之美，史书上记载的潘安、宋玉皆为白面小生。即使是武将中的美男子周瑜、罗成、赵子龙、杨宗保……也皆用“面如冠玉”来形容；多了女性的阴柔，少了男儿的阳刚。如此这般，阴阳界河难分，男性的棱棱角角，几乎也被女性胭脂粉黛的光环所笼罩。倒是虞姬别具一双美女慧眼，选中“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项羽。

到了20世纪末叶，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随着改革开放由互相冲撞而变为互相对接，人体美学内涵才变得丰满起来，开始了她多元化的新时期。笔者认知，人体美学是美学中的一个脉系，美容又是人体美学中的一个支流，因而西安《医学美学·美容》杂志，算是应时而生。

自古以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倾国倾城的绝世娇艳和充满阳刚之气概的血性男儿，在茫茫人海中，毕竟属于绝对少数。美容的主旨从宏观的意义上解释，就是向大自然回归：使美丽的女性变得更像娇艳女性，使阳刚男儿更像铁血男儿。从微观的含义上去演绎，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了；气质近似于春天兰花的女孩，不能将其美容成花蕊蝶霜之秋菊，婷婷玉立神态忧郁的郁金香，不能将其娇饰成大红大紫的玫瑰花。对于男性来说，美容师的“雕塑刀”落刀时尤其要谨慎，少来点粉面的奶油小生，多雕塑点男性的棱棱角角；多孕生几个杨在葆、中国式的高仓健是中国男儿国的一大幸事。君不见体坛上的阴盛阳衰吗？马家军教练能造就出体坛女英王军霞，却摔打不出破世界纪录的男性金牌得主！使中国之所有男性蒙受心灵创伤，何其悲哉！

当然，美容不解决当不当冠军问题，但至少可以使男性从容颜上到心理上，更多一点男子汉的气质。因而，我理解有艺术修养、有美学见解的美容师，不仅有美化男女容颜之技艺，还应有心理医师对症下药之神威。从禅学的意义上阐述，就是使阴柔更阴，阳刚更阳！

然否？！

误入“恋爱角”

几乎是年年金秋时节，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都要举办书市。今秋我逛书市那天，天落霏霏秋雨，妻叫我撑伞，我嫌其累赘，穿上米色风衣就匆匆去了。

书市内人流熙熙攘攘，天空斜飞下来的雨丝，似没能阻拦北京人寻找知识的脚步。在文学滑向低谷的今日，见刘心武签名售书的书摊前，仍然排起购买《风过耳》小说的长龙，心中颇为惬意。挤进人群向他握手祝贺之后，便离开书海信马由缰地向公园的幽静小路走来。

去哪儿？

不知道。

久伏案头苦吟苦耕的我，姑且把它当作一次秋天的享受吧！天上虽然没有秋阳洒下的温柔，身上却受着时断时续的秋雨抚摩，着实别有一番踏秋之情趣；就如同久居蜗笼内一只鸣叫的蝓蝓，突然蹦出囚牢，感到身心松弛后的极度逍遥……

我从地上信手拾起一片被雨水淋湿的落叶，坐在一条绿色长椅上。头上有一颗树冠为伞，长椅上只有零零落落的水滴，我用手绢擦了擦，把书市买来的书放在身

“在哪所大学。”

“社会大学。”

“‘社会大学’在哪儿？”她丝毫没有发现我的搪塞，继续追问着我，“我是从南方温州来的，对北京的学府很不熟悉。”

她的认真，引起我的自责；为什么要调侃一个陌生的路人呢？尽管我不希望她的出现，但此时此刻她毕竟是我坐在同一条长椅上了。我避开社会大学的话题，笑了笑对她说：“我到过你们温州，满街跑着小‘菲亚特’，一招手就停，无论路程远近。上车一律5元钱。”

“对！您到过温州，使我好高兴、好高兴。您是去讲学，还是……”她见我回避对职业的回答，便又转向了温州，“我想您对温州印象一定很好，您知道请示上级修建机场的审批图章，还没有盖完，温州人已自筹资金，把机场建成，让‘大鸟’在温州起落了！”

她兴致勃勃地侃侃而谈。我打断她的话说：“不是还有人去你们那儿，调查温州姓社姓资的问题吗？”

“这我没有听说过。”她摇摇头。

“我听说过，而且是真的。”我终于因温州来了与她攀谈的劲儿，“我从温州归来，写了一篇《跑马温州圈》，就是为你们温州经济腾飞吹热风的。”

“发表在哪儿？”

“中国检察报。”

“这么说，您是一位记者？”

我不知她为什么总在揣摩我的职业，也不知道我如